

兒女英雄傳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三十八回

小學士儼爲天下師

老封翁驀遇窮途客

上回書從安公子及第榮歸一直交代到他回房就寢一宿無話按小說的文法一宿無話之下一定得接次日清晨却說次日清晨他夫妻三個還不曾出臥房那長姐早已打扮得花枝招展過來叩謝二位奶奶昨晚賞得吃食他進門不曾站住脚便匆匆的到了東裡間見花鈴兒柳條兒纔在南牀上放梳粧匣兒他便問二位奶奶都投起來呢麼兩個了鬢這個合他點點頭兒那個却又合他搖手兒他正不解便聽何小姐在屋裡咳嗽叫了聲來

個人兒啊花鈴兒答應一聲忙去打起卧房簾子來只見何小姐穿着件湖色短綢衫兒一手扣着胸坎兒上的鈕子一手理着鬢角兒兩個眼皮兒還睡得楞楞兒的從卧房裡出來見了他便低聲兒合他笑道敢則你都打扮得這麼光梳頭淨洗臉兒的了我們今兒可起晚了不見大奶奶低言悄語的說話便知爺還不曾睡醒一面謝奶奶昨日賞的吃食一面也悄說道奶奶別忙早呢老爺太太都沒起來呢太太昨兒晚上就說了說爺合二位奶奶家裡外頭都累了這麼一程子昨兒又整整的忙了一天太太還說自己也乏了今兒要晚着些兒起來爲的是省了

爺奶奶趕碌的慌吩咐奴才叫辰初二再請呢何小姐一面漱口便叫人搬了張小杌子來叫他坐下他且不坐下只在那裡幫着花鈴兒放漱口水揭刷牙撒盒兒遞手紙恰好華嬷嬷從外頭托進一蒲包兒玫瑰花兒來他見了從摘花盤兒裡拿起花簪兒來就蹲在炕沿兒跟前給大奶奶穿花兒何小姐又叫柳條兒說把你奶奶的烟袋拿一根來給你姑姑裝袋烟他忙道你等等兒讓我先過去見見奶奶去說着站起就往那屋裡跑何小姐忙道你回來罷他一會兒橫豎也到這兒梳頭來你在這兒等着見罷他一聽料是大爺在那屋裡歇便不好過去一時柳條

兒裝了烟來他穿好了花兒便坐在那小杌子兒上啐着烟灰兒說起昨日老爺太太怎麼喜歡又說這都是爺奶奶的孝心奴才們的造化何小姐一面通着頭也合他一一答一合的談他談着看了看鐘便合柳條兒說你也該請起奶奶來梳頭了纔說着便聽得張姑娘低聲兒叫人他聽了聽那聲音好像也在這邊卧房裡正待要問果見柳條兒走到那個曲尺榻子跟前隔着簾兒說奶奶叫奴才呀只聽張姑娘問道我這副腿帶兒怎麼兩根兩樣兒呀你昨兒晚上困的糊裡糊塗的是怎麼給拉岔了柳條兒道昨兒晚上是奶奶自己歸着的奴才沒動啊怎麼會拉

看了呢不然奴才另拿出一副來奶奶先換上罷張姑娘還沒及答應何小姐這裡聽了自己伸出小腳兒來看了一眼不禁笑道柳條兒呀叫你們奶奶先那麼將就着紮上回來再說罷我腳上這副也是兩樣兒呀便聽張姑娘在屋裡哢的笑了一聲不大的工夫揉着雙眼睛也從這邊臥房裡出來見了長姐兒說道陶敢是你在這兒呢虧得是你你瞧纔說得你瞧兩個字他早明白了一行又謝這位大奶奶昨晚的賞吃食一面說道本來呀二位奶奶一天到晚這是多少事上頭應酬着幾位老家兒又得張羅爺那兒還能照應到這些零碎事兒呢二位大奶奶不

覺被他恭惟的大樂何小姐一時通完了頭轉過身來要
洗臉他忙着又上去替挽袖子恰一眼看見大奶奶的汗
場兒袖子上頭躡了塊胭脂便笑問道喲奶奶這袖子上
怎麼了回來換一件罷不然看印在大衣裳上何小姐低
頭看了看說可不是這又是我們花鈴兒幹的我也不懂
疊衣裳總愛刁在嘴裡疊怎麼會不弄一袖子胭脂呢賸
賸我昨兒早起纔換上的這是甚麼工夫給弄上的花鈴
兒只不敢言語張姑娘道姐姐別竟說他一個兒我們柳
條兒也是這麼個毛病兒不信賸我這袖子也給弄了那
麼一塊說着揪着隻汗場兒袖子翻來覆去找了半天只

我不着自己呖了一聲又瞧了瞧那袖子上沿的縲子不禁笑着問何小姐說姐姐你老人家別是把我那件抓了去穿上了罷何小姐道這都是新樣兒的你穿得好好兒的衣裳我怎麼會抓了來穿上呢說着又拉着自己穿的那件看了看可不是人家那件嗎不由得也啞的一聲道我說只覺着這領子怪搯的慌的呢真個的今兒也不知是怎麼了鬧的這麼亂糟糟的說完兩個人只對瞅着笑長姐兒聽了這話就排揎起花鈴兒柳條兒來了說你們倆熊說罷你們又該着抱怨姑姑的嘴碎了大凡主兒貼身兒的東西全靠你們當了頭的經心要都像你們倆這

麼當差使不用說了明兒個各人把各人的主子認岔了
還不知道呢一陣數落數落得倆傻了頭只撅着個嘴正
訊着公子也驚着一腦們子的困鞞着雙鞋兒從卧房裡
出來看見長姐兒在這裡笑道嘆這麼早就有客來了長
姐兒見大爺出來連忙站起來把煙袋順在身旁只規規
矩矩的說了句爺起來了此外再沒別的散碎話還帶管
低着雙眼皮兒把個臉兒繃得連些裂紋兒也沒有這個
當兒張姑娘又讓他說你只管坐下階們說話兒不則他
便說道請二位奶奶梳頭罷鐘也待好打辰初了奴才得
過去了說着把手裡的烟袋遞給柳條兒還說你可給奶

奶吹乾淨得再收說罷這纔甩着雙寬袖口兒咯登着兩隻小底托兒得意洋洋的去了列公看了長姐兒這節事纔知聖人教人無微不至聖人曾有兩句話說道是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長姐兒此來雖不知他心裡爲着何來只就吾子上看昨晚二位奶奶祇不過分黑些吃食今日便雞鳴而起親到寢門來謝君子亦曰知禮不想他一片求全好意忽然被個燕北閑人悞打悞撞的捉住借此就幹旋了他那一宿無話四個字有餘不盡的文章例顯得長姐兒此來來的似乎覺道未免有些不大那個做豈不就叫作不虛之譽求全之毀然則毀譽之來毫無定評

却叫人從那裡自愛起斯其故惟聖人知之故誠人曰吉
凶悔吝生乎動書中按下閒話再講正文却說安公子自
點了翰林丟下書本兒出了書房只這等撒和了一向早
有他那班世誼同年見他翩翩丰度藹然可親都願意合
他親近住了今日這家請講會便是明日那個請閑遊把
個公子應酬得沒些空閑他看了看所謂外間這車馬衣
服亭臺宴飲的繁盛其風味也不過如此便想到自己眼
下雖然交過這個讀書排場說不得士不通經不能致用
但是通經而不通史也不過作一個朝廷不甚愛惜之官
便是通經通史博古而不知今究竟也於時無補要只這

等合他雲遊下去將來自已到了吃緊關頭難道就靠寫兩副單條對聯作幾句文章詩賦便好去應世不成想到這裡自己便把家藏的那些廿二史古名臣奏疏以至本朝開國方略大清會典律例統纂三禮彙通甚至漕運治河諸書凡是眼睛裡向來不曾經過的東西都搬出來放在手下當作閒書隨時流覽偶然遇着個未曾經歷無從索解的去處他家又現供養着安老爺那等一位不要修饌的老先生可以請教更兼這位老先生天生又是無論甚的疑難每問必知據知而答無答不既詳且盡并且樂此不疲因此他父子就把這樁事作了個樂敷天倫的日

行工夫倒也頗不寂寞公子從此胸襟見識日見擴充益發留心庶務這且不在話下一日他闔家正在無事閒談舅太太張太太也在坐只見家人晉升拿着一封信合一個手版進來回說鄧九太爺從山東特專人來給老爺太太賀喜說還有點土物兒後頭走着呢求人先來請安投信說便把那信合手版遞給公子送上去老爺一看只見手版上寫着武生陸葆安便說道他家幾個人我却都見過只不記得他們的名姓這是那一個怎的又是個武生呢公子道這個就是九公那個大徒弟綽號叫作大鐵鎚的老爺一時也想起來說莫不是我們在青雲堡住着

九公把他找來演鎚給我們看看他一鎚打碎了一塊大石頭的那人公子道正是老爺道這人倒也好個身材相貌公子道聽講究起來這人的本領大的狠呢除了他那把大鎚之外躡山入水無所不能遇着件事並且還着實有點把握還不止專靠血氣之勇老爺點了點頭這個當兒公子已經把那封信的外皮兒拆開老爺接過來細看了看那籤子上寫的水心公祖老弟大人台啟一行字說大奇這封信竟是老頭一親筆寫的虧他怎的會有這個耐煩兒因拆開信看只見裡面寫道是

愚兄鄧振彪頓首拜上

老弟大人安好并問

弟婦大人安好 大賢姪好 二位姑奶奶好 舅

太太合張親家二位都替問好敬啟老彼此至
好套言不敘恭爲

老弟大人貴體納福

閩府吉祥如意是荷 愚兄得見金榜題名錄知

大賢姪高點探花獨占鰲頭可喜可賀 愚兄不

勝可喜此乃

天從人愿實係洞房花燭夜金榜掛名時真乃可喜可

賀之至 愚兄本當親身造

府賀喜因但有小事難以分身望其

原諒今特遣

小徒陸葆安

進京代賀一切不盡之

言一問可知再帶去些微土物千里送鵝毛

笑納可也

小婿小女二姑娘

都給闔府請安外有

他等給

二妹子并眾位稍去的東西都有清單可憑再問二
妹子要大內的上好胎產金丹九合香求見

賜不拘多少都要真的千萬千萬務必務必都交

小徒

帶回順請

安好不

愚兄

鄧振彪再拜

吉日冲

再二位姑奶奶可曾有喜信兒否念念

又筆

後頭還打着虎臣兩個字的圖書合他那名鎮江湖的本頭幾千安老爺見那封信通共不到三篇兒八行書前後錯落添改倒有十來處依然還是白字連篇只點頭嘆賞公子在一旁看了却忍不住要笑老爺道你不可笑他只想他那個脾氣性格兒竟能低下頭捺着心寫這許多字這是甚麼樣的至誠說着又看禮單見開頭第一筆寫着是鶴鹿同春老爺就不明白說甚麼是鶴鹿同春啊又往下看去見是孔陵著草尼山石硯聖蹟圖萊石文玩

山茶曹州牡丹根子其餘便是山東棉綢大布恩縣白麵掛麵耿餅焦囊兒巴魚子鹽礪看光景他大約是照着搯紳把山東的土產揀用得着的亂七八糟都給帶了來了却又分不出甚麼是給誰的老爺因命公子把那封信念給太太聽公子將念完止剩得後面單寫的那行不會念這個當兒金玉姊妹也急於要看看那封信公子見他兩個要着便把信遞給他兩個說九公惦着你們兩個的狠呢快看去罷何小姐自來快人快性伸手就先接過去公去說你先瞧這篇兒他一瞧見是問他兩個有喜信兒沒有一時好不得勁兒虧他伶俐一轉手便遞給張姑娘說

妹妹你瞧這是倆甚麼字說着遞過去回身就走張姑娘
不知是計接過去纔瞧得一眼便扔在桌子上說瞧這姐
姐也躲了合何小姐奏在一處倆人却只羞得緋紅了臉
低頭而笑安太太看了不解忙拿起那信來看了看說道
也值得這麼個樣兒因把鄧九公問他兩個有無喜信的
話告訴了舅太太張太太又合他姊妹說道這可真叫人
問得怪臊的也有倆人過來這麼二三年了還不給我抱
個孫子的瞧瞧人家尋胎產金丹來想必是褚大姑娘有
了喜信兒了舅太太也說真個的呢一句話不曾說完張
太太發了議論了說親家那可說不的呀這是有個神兒

在神兒不在的事兒誰有拿手哇好端端的話被這位太太一下注解他姊妹聽着益發不好意思說話問安老爺便要了帽子出去見那個陸葆安一時進來只見他頂帽官靴也穿着件短襟紗袍兒石青馬褂兒雖說是個武生舉動頗不粗鄙外省的禮兒沒別的見面就只磕頭那陸葆安見了安老爺就拜下去安老爺不好還禮只以揖相答便讓他上坐他那裡肯說武生的師傅囑咐說武生到了老太爺這裡就同自己兒女一樣不敢坐安老爺此時是滿肚子的蘊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讓再讓三他纔在一旁坐下安老爺先問了問鄒九公的身

子眷口陸葆安答說他老人家精神是益發好了打發武生來一來給老太爺少老爺道喜請安二來叫武生認認門兒說趕到他老人家慶九十的時候還叫武生來請來呢還說他老如今不到南省去了輕易得不着好陳酒求老太爺這裡找幾罈交給回空的糧船帶去不是也就叫武生買幾罈帶去了說那東西的好歹外人摸不着安老爺連說這事容易因又問起褚一官并褚大娘子可有個得子的信息陸葆安回說這倒不知正說着那拉東西的車輛以至挑的抬的都來了眾家人帶着更夫一盞一盞往裡搬運安老爺纔知那禮單上的鶴鹿同春是他專爲

賀喜特給我來的東海邊一對仙鶴泰山上一對梅花小
鹿兒都用木籠抬了來一詩張老也過來招呼便同了那
陸葆安到程師爺那邊去坐安老爺這裡一面吩咐給他
備飯款留便進來看鄧九公那分禮進得二門見公子正
隨着太太同許多內眷們圍着看那對鶴鹿老爺於這些
東西上雖雅馴如鶴鹿也不甚在意忙忙的進了屋子只
檢出那冊聖蹟圖來正襟危坐的看一時內眷們也進屋
裡來一旁看着問長問短老爺便從麟現關里起一直講
到西狩護麟會把聖人七十三年年的年譜講得來不曾漏
得一件事跡差得一個年月舅太太聽完了說道我瞧我



們這位姑老爺呀真算得甚麼事兒都懂得可惜就只不
懂得甚麼叫鶴鹿同春當下大家說笑一陣安太太便把
其餘的東西該歸着的歸着該分散的分散公子也去周
旋了周旋那個陸秀才那陸秀才當日住下次日便告辭
去料理他的勾當約定過日再來領回信安老爺閒中便
給鄧九公寫了回信太太也張羅打點給鄧家諸人的回
禮以至鄧九公要的東西臨期都交那陸葆安帶回山東
而去不提却說安公子這個翰林院編修雖說是個閒曹
每月館課以至私事應酬也得進城幾次那時又正遇烏
克齋放了掌院有心答報師門提拔門生便派了他個撰

文的差使因此公子又加了些公忙緊接着又有大考的旨意這大考是京城有口號的叫作金頂朝珠褂紫貂羣仙終日任逍遙忽傳大考魂皆落告退神仙也不饒安公子已是一甲三名授過職的例應預考便早晚用起功來正在不曾考試之前恰巧出了個講官缺掌院堂官又擬定了他題下本來便按了講官雖說一樣的七品官兒却例得自己專摺謝恩謝恩這日便蒙召見臨上去烏克齋又指點了他許多儀節奏對及至叫上起兒去聖人見他品格凝重氣度春容一時想起他是從前十本裡第八名特恩拔起來點的探花問了問他的家世學業又見他

奏對稱言天顏大悅從此安公子便簡在帝心及至大考他又考列一等即日連陞五級用了翰林院侍講學士不久便放了國子監祭酒這國子監祭酒雖說也不過是個四品經堂却是個侍至聖香案爲天下師尊的腳色你道安公子纔幾日的新進士讓他怎的個品學兼優也不應快到如此這不真個是官場如戲了麼豈不聞俗語云一命二運三風水果然命運風水一時湊合到一處便是個披甲出身的往往也會會不數年出將入相何況安公子又是個正途出身他還多着兩層四積陰功五讀書呢話休絮煩却說那時恰遇覃恩大典舉行恩科會試傳臚之

後新科狀元帶了一榜新進士到國子監行釋褐禮恰好正是安公子作國子監祭酒這釋褐禮自來要算個朝廷莫大的盛典讀書人難遇的機緣規矩這日狀元榜眼探花率領二三甲進士到大成殿拜過了至聖先師便到明倫堂恭拜祭酒那明倫堂預先要用桌子搭起個高台來台上正中安了祭酒的公座狀元率領眾人行禮的時候先請祭酒上台升座然後恭肅展拜從來禮無不答除了君父之外便是長者先生也必有兩句慰勞獨到了狀元拜祭酒那祭酒却是要肅然無聲安然不動的受那四拜你道爲何相傳以爲但是祭酒存些謙和一開口一抬手

便於狀元不利因此這日行禮的時候安公子便照這儀注朝衣朝冠升到那個高台正中交椅上端然危坐的受了一榜新進士四拜便收了一個狀元門生偏偏那科的狀元又龍頭屬老成點的是個年近五旬的蒼髯老者安公子纔得二十歲上下的一個美少年巍然高坐受這班新貴的禮大家看了好不替他得意一時釋褐禮成安公子公事已畢算了算已經在城裡耽擱了好幾日了看那天氣尚早便由衙門逕回莊園要把這場盛事稟慰父母一番一路走着想到這典禮之隆聖恩之重人生在世讀書一場得有今日庶乎無媿想着忽然從無媿兩個

字上想到父母俱存不媿不忤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的君子有三樂來不由得一個人兒坐在車裡欣然色喜自言自語道且住記得那年我們蕭史桐卿兩位恭人因我說了句吃酒是天下第一樂就招了他兩個許多俏皮話兒叫我寫個四樂堂的匾掛上這話其實尖酸可惡我一向雖說幸而成名上慰二老只是不曾得過個學差試差却說不得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到了今日之下縱說我這座國子監衙門管着天下十七省龍蛇混雜的監生算不到英才的數兒裡罷難道我收了這個狀元門生合一榜的新進士還算不得得天下英才而叫育之占全了君

子有三樂不成少停回家便把這話作樂他兩個一番問問他兩個如今可好讓我吃盃酒掛那個四樂堂的匾倒也是一段佳話一路盤算早到家門進門見過父母安老爺第一句便道好了居然爲天下師了公子此時也十分得意侍談了一刻便過東院來一進院門早見他姊妹兩個從屋裡迎出來說恭喜收了狀元門生回來了公子道便是我正有句話要請教他姐妹也道且慢我兩個先有件事要奉求公子道我忙了這幾日纔得到家你兩個又有甚麼差遣他兩個道且到屋裡再說公子進得屋子只見把他常用的一個大硯海、一個大筆筒都搬出來研得

墨濃洗得筆淨放在當地一張桌兒上桌兒上又鋪着一幅絹牋兩邊用鎮紙壓着當中却又放着一大盃酒公子一時不解問道這是甚麼儀注他姊妹兩個笑吟吟的一齊說道奉求大筆見賜四樂堂三個大字公子斷沒想到從城裡頭瞥了這麼個好燈虎兒來一進門就叫人家給搗了不禁樂得仰天大笑說你兩個怎的這等可惡因又點頭道這正叫作惟識性者可以同居張姑娘道真個的換了衣裳爲甚麼不趁着墨寫起來呢公子道這却使不得且無論天道忌滿人事忌全不可如此放縱便是一時高興寫了掛上儻然被老人家看見問我何謂四樂你叫



我怎麼回答快收拾起來罷他姊妹二人也就一笑而罷
不想只他家這陣闖房遊戲又便宜了燕北閒人歸結了
他四樂堂那筆前文這話且按下不表却說安老爺見兒
子廁名清華置身通顯馨香是接下去了門庭是撐起來
了家中無可顧慮自己又極清閒算了算鄧九公的九旬
大慶將近因前年曾經許過他臨期親去奉祝此時不肯
失這個信便打算借此作個遠遊訪訪一路的名勝到他
那裡非要多盤桓幾日疎散疎散商量定了先在本旗告
了個山東就醫的假約在三月上旬起身太太便帶同兩
個媳婦忙着收拾行裝又給老爺打點出些給鄧九公作

壽的禮無非如意綢疋皮張玩器活計等件預備請老爺看過了，好裝箱子。老爺一看，便說：「君子周急不繼富。」這些東西，九公要他何用？我送他的壽禮，只用兩色，早已辦得停停當當。了一色，是他向我要的壽酒，我已經叫人到天津酒行裡找了一百二十罇上好的陳紹興酒，便算祝他的花甲重週。已經從運河水路運了去了。那一色是我送他的壽文，便是我許他的那篇生傳。只這兩色薄禮，他足可以說消愁，千秋不死，何須再備壽禮？太太一聽這話，知道是又左下去了，不好搬駁，只得說：「老爺見得自然是，但是也得配上點兒不要緊的東西，纔成這麼個俗禮兒呀。」

便不合老爺再去瑣碎自己就作主意配定了又數餘帶上了幾百銀子防着老爺路上要使隨叫進家人們來裝箱子捆行囊一切停當老爺又托了張親家老爺程師爺在家照料并請上小程相公途中相伴家人們只帶了梁材葉通華忠劉住兒小小子蔴花可幾個人并兩個打襖兒的厨子剃頭的去又吩咐帶上那化烏雲蓋雪的驢兒作了代步此外應用的車輛牲口自有公子帶同家人們分撥老爺一槩沒管到了起身這日止不過囑咐了公子幾句話便逍遙自在帶了一行人上路這一上路老爺是身有餘閒家無多慮空拉着輛極舒服的咕咚咚太平車

兒不坐只騎着那頭驢兒遇處名勝也要下來瞻仰見個古蹟也要站住考訂一日走不了半站但有個住處便隨遇而安只這等磨去離家三四天纔磨到良鄉華忠有些急了晚間趁空兒回老爺說回老爺這走長道兒可得趁天氣呀要不請示老爺明日趕一個整站罷老爺也以爲無可無不可次日便起了個早約莫辰牌時分早來到涿州關外打早尖却說這座涿州城正是各省出京進京必由的大路有名叫作日邊衝要無雙地天下煩難第一州安老爺到得關廂坐在車裡一看只見那條街上不但南來北往的車馱絡繹不絕便是本地那些居民也男男女女

女老老少少的都穿梭一般擁擠不動正在看着一行車馬早進了一座客店眾人服侍老爺下了車進店房坐下大家更忙着鋪馬褥子解盤包拿銅鏟子預備老爺擦臉喝茶那個跑堂兒的見這光景是個官派便不敢進屋子只提了壺開水在門外候着老爺這盪出來是閑情逸致正要問沿途的景物因叫跑堂兒的說你只管進來便問他道你這裡今日怎的這等熱鬧跑堂兒的見問答說州城裡鼓樓西有座天齊廟今兒十五是開廟的日子差不多兒都要去燒炷香都是行好的老爺老爺聽得燒香拜佛這些事便丟開不往下談又問他說此地可還有

甚麼名勝安老爺說話只管是這等字斟句酌再不想一個跑堂兒的他可曉得甚麼叫作名勝只見他聽了這話忙接口道我的老爺好話咧大嚇人不喇的一個天齊爺也有沒靈聖兒的回來你老打了尖就打那廟頭裡過白瞧瞧那燒香的人有多少那廟裡頭中間兒是大高的五間天齊殿接著寢宮兩邊兒是財神殿娘娘殿後層兒是文昌閣週圍七十二司到了那個地方兒吃喝穿帶甚麼都買不短廟後頭擺着十錦雜耍兒前兒還到了個瞧希希罕兒的爲甚麼今兒逛廟的人更多了呢老爺正覺他所答非所問程相公那裡就打聽說甚麼叫作希希哈兒

跑堂兒的道這可真說得起活老了的都沒見過的一個
希希罕兒是礮火的一對大鳳凰老爺聽了不禁納罕忽
然又低下頭去默默如有所思早聽程相公笑嘻嘻的說
道老伯不麼我們今日就在此地歇下也去望望鳳凰罷
華忠這樞老頭子是好不容易盼得老爺今日要走個整站
此時師爺忽然又要看鳳凰便說師爺信他們那些謠言
那兒那麼件事呢不想程相公這話正合了安老爺的意
思你道爲何原來這位老先生自從方纔聽得跑堂兒的
說了句此地有鳳凰便想到這種靈鳥自從軒轅氏在位
鳳巢阿閣之後止於舜時來儀文王時鳴於岐山漢以爰

雖亦偶然有之就大半是影響附會到了我大清從前慶雲現黃河清端冕兩歧靈芝三秀這些嘉祥算都見過甚至麒麟也來過了就不曾見過鳳凰如今鳳凰竟見在直隸地方這豈不是聖朝一椿非常盛事況且孔夫子還不免有個鳳鳥不至吾已矣夫之嘆如今我安某生在聖朝躬逢盛事豈可當面錯過心裡正要去看看只是不好出口正在躊躇忽聽程相公要去華忠却又從旁攔他便道程師爺也是終年悶在書房裡我又左右閑在此今日竟依他住下我也陪他走走程相公聽了這話大樂連那個蘇花兒聽見逛廟也樂的跳跳鑽鑽只有華忠口裡不

言心裡暗想說我瞧今兒個這盪八成兒要作冤當下
下一行人乾完了飯老爺留梁材等兩個在店裡自己便
同了程相公帶了華忠劉住兒合小小子蔴花兒又帶上
了一個打雜兒的背着馬褥子背壺盃包還吩咐帶了兩
串零錢慢慢的出了店門步進州城往天齊廟而來於路
無話不一時早望見那座廟門原來安老爺雖是生長京
城活了五十來歲凡是京城的東嶽廟城隍廟曹公觀白
雲觀以至隆福寺護國寺這些地方從沒逛過此刻纔到
這座廟門外見那些買吃食的吆吆喝喝沿街又橫三
四擺着許多筲箕簸箕毬子毛扇兒等類的攤子擔子那

進廟的人，是沒男沒女，出入不斷，亂擠老爺，見一個讓一個，只覺自己擠不上去。華忠道：「奴才頭裡走着罷，說進進了山門，那山門裡便有些買通草花兒的、香草兒的磁器傢伙的、耍貨兒的，以至賣酸梅湯的、豆汁兒的、酸辣涼粉兒的、羊肉熱麵的，處處攤子上，都有些人，在那裡圍着吃。喝程相公此時是兩隻眼睛不夠使的，正在南殿西望，又聽得那邊吆喝吃酪罷，好乾酪，哇程相公便問甚麼了，叫個勞安老爺道：「叫人端一盃你嚐嚐，說着便同他到鐘樓跟前台階兒上坐下一時，端來他看了雪白的一盃東西，上面還點着個紅點兒，便覺可愛，接過來就嚥道：「啜啜水。」

生冷的只怕要拿點開水來沖沖吃罷安老爺說不妨吃
下去並不冷他又拿那銅匙子昏了點兒放在嘴裡纔放
進去就癩說阿原來是牛奶便趾牙裂嘴的吐在地下安
老爺道不能吃倒別勉強隨把盃酪給蘇花兒吃了大家
就一路來到天王殿一進去安老爺看見那神像脚下各
各造着兩個精怪便覺得不然說何必神道設教到如此
程相公道老伯怎的倒不曉得這個這就是風調雨順四
大天王老爺因問何以見得是風調雨順程相公道哪那
手拿一把鋼鋒寶劍的正是個風那個抱着而琵琶琵琶
是要調和了絃纔好彈的可不是個調那傘雨傘的便是

個雨安老爺雖是滿腹學問向來一知半解無不虛心聽如此說不等他說完便連連點頭說講的有些道理因又問那個順天王又作如何講法呢程相公見問翻着眼睛想了半日說正是他手裡只拿了一條滿長的大蛇倒不曉得他怎的吶個順天王劉住兒說那不是長蟲人家都說那是個花老虎老爺說亂道因捻着鬍子望了會子說道哦據我看來這椿東西不但非花老虎亦非蛇也只怕就是雉入大水爲蜃的那個蜃纔暗合這個順天王的順字程相公道老伯又來了我們南邊那個蜃字讀作上聲順字讀作去聲怎合得到一處呢老爺道噯呀世兄你既

曉得疊字讀上聲難道倒不曉得這個字是十一軫十二震兩韻雙收同義的麼老爺只顧合世兄這一陣考據風調雨順家人們只好跟在後頭站住再加上圍了一大圈子聽熱鬧兒的把個天王殿穿堂門兒的要路口兒給堵住了只聽得後面一個人嚷道走着逛拉走着逛拉要講究這個自己家園兒裡找問學房講去這廟裡是個大家的馬兒大家騎的地方兒讓大夥兒熱鬧熱鬧眼睛別招合怨老爺連忙就走程相公還在那裡打聽說甚麼叫作熱鬧眼睛華忠拉了他一把說走罷我的大叔說着出了大王殿的後門兒便望見那座正殿只見正中一條甬路

直接到正殿的月台跟前甬路兩旁便是賣估衣的零剪裁料兒的包銀首飾的燒料貨的台塔兒上也擺着些碎貨攤子安老爺無心細看順着那條甬路上了月台只見殿前放着個大鐵香爐又砌着個大香池子殿門上却擱着柵欄不許人進去那些燒香的只在當院子裡點着香舉着盞頭磕完了頭便把那香摺在池子裡却把那包香的字紙扔得滿地大家踹來踹去只不在意老爺一見登時老大的不安嚷道阿阿這班人這等作踐先聖遺文却又來燒甚麼香說着便叫華忠說你們快把這些字紙替他們揀起來送到爐裡焚化了華忠一聽心裡說道好我

們爺兒們今兒也不知是逛廟來了也不知是揀窮來了但是主人吩咐没法兒只得大家胡擄起來送到爐裡去焚化老爺還恐怕大家揀得不淨自己又拉了程相公帶了小小子蔴花兒也毛着腰一張張的揀個不了又望着那些燒香的說道你眾位剝下這字紙來就隨手撻在爐裡焚了也好眾人也有聽信這話的也有佯佯不理倒笑他是個書獃子的那知他這書獃子這陣跌倒正是塲腰念千聲佛強燒萬炷香的功德却說安老爺揀完了字紙自己也累了一腦門子汗正在掏出手巾兒來擦着程相公又叫道老伯我們到底要望望黃老爺燃老爺詫異

道那位黃老爺華忠道師爺說的就是天齊爺安老爺道東嶽大帝是位發育萬物的震旦尊神你却怎的忽然稱他是黃老爺這話又何所本程相公道這也是那部封神演義上的老爺愣了一愣說然則你方纔講的那風調雨順也是封神演義上的考據下來的倒累我推敲了半日這却怎講說着不到正殿便趑回來站在甬路上望了望那兩廂的財神殿娘娘殿只見這殿裡打金錢眼的又有拾了一弔香錢抱個紙元寶去說是借財氣的那殿裡拴娃娃的又有送了一窩泥兒粿的猪狗來說是還願心的沒男沒女挨肩擦背擁擠在一處老爺看了便說我們似

乎不必同這班人亂擠去了罷怎禁得那位程相公此時不但要逛逛財神殿娘娘殿并且還要看看七十二司只望着老爺一個勁兒笑嘻嘻的唏溜老爺看這光景便叫華忠說你同師爺走走去我竟不能奉陪了讓我在這裡靜一靜兒罷因指着藤花兒道把他也帶了去華忠聽了把馬褥子給老爺鋪在樹陰涼兒裡一座石碑後頭又叫劉住兒拿上盃包背壺到那邊茶湯壺上倒盃茶來老爺說不必你們把這些零碎東西索興都交給我你們去你們的大家見老爺如此吩咐只得都去這裡剩了老爺一個人兒悶坐無聊忽然想起何不轉到軍前頭讀讀這統

碑文也考訂考訂這座廟究竟建自何朝何代想到這裡便站起來倒背着手兒踱過去揚着臉兒去看那碑文纔看了一行只聽得身背後猛可裡响的一聲只覺一個人往脊梁上一撲緊接着就雙手攔住脖子叫了聲噯哟我的乖哟老爺冷不防這一下子險些兒不會衝個筋斗當下吃一大驚暗想我自來不會合人頑笑也從沒人合我頑笑這却是誰纔待要問幸而那人一抱就鬆開了老爺連忙回過身來不想那人一個躲不及一倒腳又正造在老爺腳上將個躁指兒的雞眼上老爺疼的握着腳噯哟了一聲疼過那陣定神一看原來正是方纔在娘娘殿拴

娃娃的那班婦女只見爲頭的是個四十來歲的矮胖女人穿着件短布衫兒拖着雙薄片兒鞋老爺轉過身來纔合他對了面兒便覺那陣酒蒜味兒往鼻子裡直灌不算外還夾雜着熱撲撲的一股子狐臭氣又看了看他後頭還跟着一羣年輕婦人一個個粉面油頭妖聲浪氣且不必論他的模樣兒只看那派打扮兒就沒有了一個安靜的安老爺如何見過這箇陣仗講登時嚇得呆了只說了句這這這是怎麼裡那個胖女人却也覺得有些臉上下不來只聽他口兒嘈嘈道那兒呀纔剛不是我們打夥兒打浪浪殿裡出來嗎瞧見你一個人兒仰着個頰兒儘着歇

着那碑上頭我只打量那上頭有個甚麼希罕兒呢也
仰着個頰兒一頭兒往上瞧一頭兒往前走誰知腳底下
橫不楞子爬着條浪狗叫我一脚就造了他爪子上去了要
不虧我躲的溜掃一把抓住你不是叫他敬我一乖乖准
是我自己鬧個嘴吃屎你還說呢老爺此時肚子裡就讓
有天大的道理海樣的學問嘴裡要想講一個字兒也不
能了只氣得渾身亂顛歇着雙眼待要發作一場忽見旁
邊兒又過來了個年輕的小媳婦子穿一件驢肩貼背鑲
大如意頭兒水紅子裡西湖色濮院袖的半大夾襖下面
不穿裙兒露半截子三鑲對靠青縐綢散褲視兒褲子腳

下一雙過橋高底兒大紅緞子小鞋兒右手擎着根大長的烟袋手腕子底下還搭拉着一條桃紅繡花兒手巾却斜尖兒拴在錫子上左手是鬧轟轟的一大把子通草花兒花蝴蝶兒都插在一根蕪稽棍兒上舉着梳着大鬆的鬚頭清水臉兒嘴上點一點兒棉花胭脂不必開口兩條眉毛活動的就像要說話不必側耳兩隻眼睛積伶的就像會聽話不說話也罷一說話是鼻子裡先帶點膿音兒嗓子裡還略沾點兒腔調他見那矮胖女人合安老爺嘈嘈奏到跟前把安老爺上下打量兩眼一把推開那個女人便笑嘻嘻的望着安老爺說道老爺子你老別計較他

他喝兩盅子酒就是這麼着也有造了人家的脚倒合人家批禮的瞧瞧人家新新兒的靴子給蹣了個泥脚印子這是怎麼說呢你老給我拿着這把子花兒等我給你老揮揮破說着就把手裡的花兒往安老爺肩膀子上擱老爺待要不接又怕給他掉在地下惹出事來心裡一陣忙亂就接過來了這個當兒他躡身下去就拿他那條手巾給老爺揮靴子上的那塊泥只他往下這一蹲安老爺但覺得一股子異香異氣又像生麝香味兒又像松枝兒味兒一時也辨不出是香是臊是甜甜是哈喇那氣味一直撲到臉上來老爺纔待要往後退早被他一隻手搬住

脚後跟嘴裡還斜叨着根長烟袋揚着臉兒說你倒底攛起點腿兒來呀老爺此時只急得手尖兒冰涼心窩裡亂跳萬不得話只說豈敢豈敢他道這又算個甚嗎兒呢大夥兒都是出來取樂兒沒講究老爺好不容易等他揮完了那隻靴子鬆開手站起來自己是急於要把手裡那把子通草花兒交還他好走他且不接那花兒說道你老別忙我求你老點事兒說着一直伸手拔下耳挖子從上頭褪下個黃紙帖兒來口裡一面說道老爺子你老將纔不是在月台上揀那字紙的時候兒嗎我這麼冷眼兒瞧着你老八成兒是個識文斷字的我纔在老娘跟前求了一

籤是求小人兒們的說着又栖在安老爺耳朵底下悄悄兒的說道你老熊我這倒有倆來的月投見了也摸不着是病啊是喜你老熊熊老娘娘這籤上怎麼說的給破說破說呢你看這位老爺他只抱定了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的兩句書直到這個場中還絕絕不肯撒個謊說我不識文我不斷字聽得那媳婦子請教他不由得這手舉着花兒那手就把個籤帖兒接過來可耐此時是意亂心忙眼光不定看了半日再也看不明白好容易纔找着了病立痊學生男六個字忙說不是病一定要弄璋的那媳婦子又不懂這句文話兒說你老說叫我弄甚麼行子這纔

急出老爺的老實話來了說一定恭喜的他這纔喜歡連
籤帖兒帶那把子花兒都接過去將接過去又把那籤帖
兒遞過來說你老索興再用點兒心給瞧瞧倒底是個了
頭是個小子安老爺真真被他磨得没法兒只得嘆道准
養小子那班婦女見老爺斷的這等准轟一聲都圍上來
了有的拉着那媳婦子就道喜他也點着頭兒說喜呀這
是老娘娘的慈悲也虧人家這位老大爺子解得開呀說
話間那班婦女就七手八腳各人找各人的籤帖兒都要
求老破說老爺可真頑兒不開了連說不必看了不必看
了我曉得這廟裡娘娘的籤靈的狠呢凡是你們一起來

求籤的都要養小子的不想這班人禿頭夾襍簪個靈官廟的姑子他身穿一件二藍洋縐僧衣脚登一雙三色挖鑲僧鞋頭戴一頂月白紗胎兒沿倭緞盤金線的草帽兒太陽上還貼着兩貼青綾子膏藥他也正求了個籤帖兒拴在帽頂兒上聽安老爺這等說便道喂你悠着點兒老頭子我一個出家人不當家花拉的你叫我那兒養小子去呀那小媳婦子同大家都連忙攔說成師傅你別人家可怎麼知道僧們是一起兒來的呢那矮胖婦人便問那姑子嘈嘈道你罷呀你們那廟裡那一年不請三五回姥姥哇怎麼說呢那姑子丟下安老爺趕去就要搯那矮胖

婦人的嘴說你要這麼給我灑我是撕你這張肥纜說到
這裡又一個過去握住他的嘴說道當着人家識文斷字
的人兒呢別掄葷的看人家笑話說着纜大家嘻嘻哈哈
拉拉扯扯奔了那座財神殿去了老爺受這場熬窩心下
裡也不讓那長姐兒給程師老爺點那袋烟的窩心這大
約也要算小小的一個果報却說老爺見眾人散了趁這
機會頭也不敢回趑身就走一溜烟走到將纜原坐的那
個地方兒只見華忠早同程相公一羣人轉了個大灣兒
回來了華忠一見老爺就問老爺把馬褥子交給誰了老
爺一看纜知那馬褥子背壺盃包一切零零碎碎的東西

不知甚麼時候早已丟了個踪影全無想了想方纔白已受的那一通兒又一個字兒不好合華忠說愣了半天只得說道我方纔將到碑頭裡看了看那碑文怎知這些東西就會不見了呢華忠急了說道不是丟了嗎等奴才趕下去老爺連忙攔住說這又甚麼要緊你曉得是甚麼人拿去又那裡去找他華忠是一肚皮的沒好氣說道老爺只管這麼恩寬奴才們這起子人跟出來是作甚麼的呢會把老爺隨身的東西給丟了老爺道這話好糊塗你就護虎兇出於押龜玉毀於積中方纔也是對自己在這看旨竟是誰之過與不必說了我們幹正經的看鳳凰去

罷說着大家就從那個西墻門兒過後殿來見那裡又有許多搵牙蟲的賣耗子藥的賣金剛大力丸的賣烟料的以至相面的占燈下數的起六壬課的又見一羣女人蹲在一個賣雜片烟籤子的攤子上講價兒老爺此時是頭也不敢抬忙忙的一直往後走這纔把必應瞻禮的個文昌閣抹門兒過去了纔進了西邊那個角門子便見那空院子裡圍着個破藍布帳子裡面鑼鼓喧天帳子外頭一個人站在那裡嚷道撒官板兒一位瞧瞧這個鳳凰單展翅老爺聽了心中暗喜連忙進去原來却是起子跑旱船的只見一個三十來歲漆黑的大汗子一嘴巴子的鬍

子渣兒也包了頭穿了彩衣歪在那個旱船上一手托了腮把那隻手單撒手兒伸了個懶腰臉上還作出許多百媚千姣的醜態來鬧了一陣又聽那個打鑼的嚷說看完了鳳凰單翅展這就該着請太爺們瞧飛蝴蝶兒了安老爺這纔明白原來這就叫作鳳凰單展翅連忙回身就走只說道無恥之恥無恥矣華忠嗜了一聲見那邊還有許多耍狗熊耍耗子的他看那光景禁不得再去撒寬去了便一直引着老翁從文昌閣後身兒遶到東邊兒老爺一看就比那西邊兒安靜多了有的牆上掛了個燈虎兒壁子猜燈虎兒的有的三個一羣兩個一夥兒踢毬的只那

南邊兒靠着東墻圍着個帳子約莫裡頭是個書寫兒北邊却圍着個簇新的大藍布帳子那帳子門兒外頭也站着兩人這都帶着纓帽兒聽他說話的口音倒像四川雲貴一路的人只聽他文認論的說道人品有個高低飛禽走獸也有個貴賤這對飛獸是不輕容易得見的請看看程相公聽見便說老伯這一定是鳳凰了老爺也點點頭搖搖擺擺的進去見那帳子裡頭還有一道網城網城裡果然有金碧輝煌的一對大鳥老爺還不會開口劉住兒就說這不是僧們城裡頭起廟的那對孔雀嗎那兒的鳳凰啊安老爺這纔後悔道盪廟廷的好不冤哉枉也他只

管這等後悔心裡的篤信好學始終還不信這就叫上了當了只疑心或者今日適逢其會鳳鳥不至也不可因說我們回店去罷華忠說得請老爺略等一等兒這麼個當兒葦花兒又拉屎去了老爺正不耐煩便說這就是方纔那盃酪吃的誰想恰好程相公也在那裡悄悄兒的問劉住兒說那裡好出大恭我也去老爺聽說便道索興請師爺也方便了來罷我借此歇歇兒也好華忠滿院子裡看了一遍只找不出個坐兒來說不然請老爺到南邊兒那書場兒的板橙上坐坐去罷老爺此時是不曾看得鳳凰興致索然一聲兒不言語只跟了他走及至走進那書

場兒去纔見不是個說書的原來是個道士坐在緊靠東
墻根兒面前放着張桌兒週圍擺着幾條板橙那板橙上
坐着也沒多的幾個人另有個看場兒的正拿着個升給
他打錢那桌子上通共也不過打了有三百零錢老爺
看那道士時只見他穿一件藍布道袍戴一頂樓道笠兒
那時正是日色西照他把那笠兒戴得齊眉遮了太陽臉
上却又照戲上小丑一般抹着個三花臉兒還帶着一圈
兒狗蠅鬚子左胳膊上攬着個漁鼓手裡插着副筒板却
把右手拍着鼓只聽他扎蹦蹦扎蹦蹦亂蹦蹦打着在那
裡等着攢錢忽見安老爺進來坐下他又把頭上那個道

望下遮了一遮便按住鼓板發科道

錦標年花水樣過輪蹠風雨暗銷磨倉皇一枕
黃梁夢都付人間春夢婆小子風塵奔走不道
姓名只因作了半世懔懔癡人醒來一場繁華
大夢思之無味說也可憐隨口編了幾句道情
無非喚醒癡聾破除煩惱這也叫作只得如此
無可奈何不免將來請教諸公聊當一笑

他說完了這段科白又按着板眼拍那個鼓安老爺向來
於戲文彈詞一道本不留心到了和尚道士兩門更不對
路何況這道士又自己弄成那等一副嘴臉老爺看了早

有些不耐煩只管坐在那裡却掉轉頭來望著別處忽然聽他這四句開場詩竟不落故套就這段科白也竟不俗不田得又着了點兒文字魔便要留心聽聽他底下唱些甚麼只聽他唱道

鼓逢逢第一聲莫爭喧仔細聽人生世上渾如夢春
花秋月銷磨盡蒼狗白雲變態中遊絲萬仗飄無定
詞幾句有詞暗話當作他暮鼓晨鐘

安老爺聽了點點頭心裡暗說他這一段自然要算個總起的引子了因又聽他往下唱道

判官家說帝王征誅慘揖讓忙暴秦炎漢糊塗帳六

朝金粉空塵跡五代干戈小戲場李唐趙宋風吹浪
抵多少寺僧白雁都成了紙上文章

最難逃名利關擁銅山鐵斧傳豐碑早見磨刀慘馱
來意以寬難雪擊碎珊瑚酒未寒千秋最苦英雄漢
早知道三分鼎足儘癡心六出祁山

安老爺聽了想道這兩段自然安算歷代帝王將相了底下要只這等一折折的排下去也就沒多的話說了便聽他按住鼓板提高了一調又唱道怎如他耕織圖安老爺纔聽得這句不覺讚道這一轉轉得大妙便靜靜兒的聽他唱下去道

怎如他耕織圖一張機一把鋤兩般便是擎天柱春
祈秋報香三炷飲蜡飲酒半壺兒童鬧擊迎年鼓
一家兒呵呵大笑都說道完了官租

儘逍遙漁伴樵靠青山傍水坳手竿肩擔明殘照網
來肥鱖插薑煮砍得青松帶葉燒陶盃敢把王侯笑
醉來時狂歌一曲猛抬頭月小天高

牧童兒自在身走橫橋卧樹陰短簑斜笠相厮趁夕
陽鞭影垂陽外春雨笛聲紅杏林世間最好騎牛穩
日西殘歸家晚飯稻粥香撲鼻噴噴

正聽着程相公出了恭回來說老伯候了半日我們去罷

老爺此時倒有點兒聽進去不肯走了點點頭又聽那道
士敲了陣鼓板唱道

羨高風隱逸流住深山怕出頭山中樂事般般有閑
招猿鶴成三友坐擁詩書傲五侯雲多不礙梅花瘦
渾不問眼前興廢再休提皮裡春秋

破愁城酒一盃覓當鑪酌舊酌酒徒奪盡人間萃卦
中奇耦閑休問葉底枯榮任幾回傾囊拚作千日醉
不怕你天驚石破怎當他酣睡如雷

老陀頭好快哉鬢如霜貌似孩削光頭髮鬚眉在菩
提了悟原非樹明鏡空懸那是臺蛤蚧到口心無礙



僻只管薊鋤煩憊沒來由見甚如來

學袖仙作道家踏芒鞋縮髻髻葫蘆一個斜肩掛丹
頭不賣房中藥指上休談頃刻花隨緣便是長生法
聽說他結茅雲外却教人何處尋他

鼓聲敲敲淅低曲將終鼓瑟希西風緊吹曉猿起陽
關三 傷心調杜老七哀寫怨詩此中無限英雄淚
收拾起浮生閑話交還他敲板新詞

安老爺一直聽完又聽他唱那尾生

這番閑話君聽者不是閑饒舌飛鳥各投林殘照吞
明滅俺則待唱着這道情兒歸山去也

唱完了只見他把漁鼓簡板橫在桌子上站起來望着眾人轉着圈兒拱了拱手說道獻醜獻醜列位客官不拘多少隨心樂助總成總成眾人各各的隨意給了他幾文而散華忠也打串兒上擄下幾十錢來扔給那個打錢兒的老爺正在那裡想他這套道情不但聲調詞句不俗并且算了算連科白帶煞尾通共十三段竟是按古韻十二攝照詞曲家唱出灰韻一韻合着十三折譜成的早覺這斷不是這個花嘴花臉的道士所能解待要問問他自己是天生的不願意同僧道打交道却又着實賞鑑他這幾句道情便想多給幾文犒勞犒勞他見華忠只給了他幾

十文就說道你怎生這等小器就多給他些何妨回頭看了看那串兒上却只剩了沒多的錢因問你大家誰還帶着錢呢不想問了問連那打襪兒的一時間都把幾個零錢使完了程相公道老伯要用吾這裡有銀子可好老爺大喜說更好及至他從順袋裡取出來却是個五兩的錠兒一時又沒處夾老爺便叫那個小小子藤花兒送給那個道士那道士接過來不會作謝先望着那銀子嘆了口氣道暖路盡纔知蜀道平恩深便覺秋雲厚忽然兩淚直流把那個粉臉兒冲得一行一道的益發不成個模樣他忙忙的用道袍袖子沾了一沾往前走了兩步向安老

深深打了一躬說恩官厚賜貧道在這裡稽首了安老爺聽他說了這蜀道秋雲兩句覺得這道士竟不是個蠢人或者這道情竟是他自己一片哀怨也不可便覺他雖是個道士也不甚討厭連忙還了他個揖華忠一旁看見口裡咕囔道得了我們老爺索興越交越腳高了便走上
去直樑樑的說道回老爺這天西北陰上來了借們可沒帶雨傘那老爺看了看西北上果然有些陰過來便不及合那道士細談同了程相公一行人出了天齊廟的那個後門兒一路回店裡來梁材在店裡已經叫厨子把老爺的晚飯備妥又給老爺煮下羊肉打點了幾樣兒路菜照

就有他店裡的頓飯餅麩老爺此時吃飯是第二件事寬
了一天渴了半日急於要先擦擦臉喝盃茶無如此時茶
盃背壺銅鑊子是被老爺一統碑文讀成了個罽裡的醬
蘿蔔沒了纓兒了馬褥子是也從碑道裡走了幸而茶盃
還有數餘帶着的梁材倒上茶來劉住兒又忙着拿銅盃
盪了盃水伺候老爺洗了臉葉通便把程相公的馬褥子
給老爺鋪上又把自己那個借給他一時端上菜來老爺
同程相公一面吃着酒心裡還是念念不忘那個鳳凰恰
好跑堂兒的端上羊肉來程相公便叫住他問道店家店
家你快些這裡來你早上說叫天齊廟有得鳳凰看怎的

吾們看着不着跑堂兒的一愣說看着不着沒有的話這店裡
有好幾位都瞧了回來了我們打襪兒的燒香去回來也
說瞧見你老同老爺在那兒瞧鳳凰來着怎麼說着不着
呢老爺說果然沒有看見只有一對孔雀在那裡跑堂兒
的聽見想了想纔笑呵呵的道是呵孔雀呵他那毛兒就
像戴的翎子似的我早起說的就是他我是把兩樣兒東
西的名兒記撞了老爺一聽這纔悟過今兒這一盪算寬
足了一時吃完了飯承人們也有買米西去的也有打辦
子去的一時只剩了華忠劉住兒兩個華忠又去走動這
個當兒忽見劉住兒跑進來說外頭有個人要見老爺老

爺說難道又是位喜賀大爺不成劉住兒又不懂老爺這句反言以申明之的話回道不是喜賀大爺那位奴才見過這個人奴才不認得他奴才問他他說老爺見了他認得他老爺道算了罷你弄不清楚這些事快把華忠找來罷半日找了華忠來老爺正叫他去看看這人倒底是誰華忠道不用看奴才纔進來就瞧見他了就是方纔在廟上唱道情的那個道士老爺一聽先就急了說我說這些人斷招惹不得所以叫作惟女子與小人惟難養也因問劉住兒道既如此你在廟上也聽他唱了那半日怎的又說不認得呢華忠道請老爺別怪劉住兒他這時候不是

方纔那個打扮兒了臉兒也洗乾淨了穿着件舊短襟袍兒石青馬褂兒穿靴帶帽并且是個高提梁兒他見了奴才還裝糊塗奴才一瞧他那神情兒就認出他來了問他來作甚麼他說來謝謝老爺見了老爺還有話說奴才想着老爺可見這些人作甚麼呢就告訴他說回來替你回罷老爺連道狠是狠是華忠道誰知他竟不肯走說務必求見見老爺還說他在淮上常見老爺回明了老爺一定見他的奴才問他姓名他又不肯說只說老爺一見自然認得老爺沒好氣道怎麼你也合劉住兒一般兒天的糊塗難道我在淮上常見的人你會不認得嗎華忠不敢強

嘴等老爺發作完了纔回道老爺聖明奴才趕到青雲堡就迎見老爺回了京了奴才合劉住兒一樣也是沒到過淮上的老爺一時無話只說偏偏兒這麼一刻兒上過淮上的人又都不在跟前因賭氣說你叫他進來我見他罷華忠只得去叫那人及至那人進來老爺纔要欠身他已經站在當地望着老爺拖地一躬起來說道水心先生別來無恙可還認識當日座上笙歌今日沿街鼓板的這個道人麼這正是柳絮萍踪渾一夢相逢何必定來生要知說話的這人是誰下回書交代

兒女英雄傳評話第三十八回終